

灶膛边的余温

□ 卢世平

父亲走了三十六年,母亲也走了十二年。

上个月,我照旧约上几位哥哥,去镇上的饭店小聚。打电话时,八十八岁的大哥耳朵背,我得对着话筒一字一字喊;二姐腰不好,我特意绕了三里路去接她。桌上点的,全是他们年轻时舍不得吃的淮扬老味:清炖狮子头、大煮干丝、蟹黄汤包……菜一碟碟上来,软糯适口,藏着一代人味蕾深处的记忆。

席间聊得客气。大哥惦记我的血压,把“少油少盐”说了三遍;三姐盯着我的酒杯,拿筷子敲了敲碗沿,瞪我一眼;三哥絮叨着翻出小外孙的手机照片,非要挨个传看。我起身给大哥斟茶,他连忙双手捧杯,脱口一句:“劳烦老弟了。”

就在那一刻,我心里忽然空了一角。不是手足情分淡了,是那种与生俱来、不必言说的亲近,不知什么时候,悄悄地走了。

回想少年时的灶膛边,哪里有过“劳烦”二字?一碗粥递过来就喝,一筷菜伸过去便夹,谁踩了谁脚,骂一句就笑开了。如今还是这群人,血脉还连着,可上灶旁那股热腾腾、不分彼此的亲热劲儿,再也找不回来了。不是谁变了心,是我们都得承认,撑起整个大家族的那根梁柱,已经倾了。

我家兄弟姐妹八人,我最小。大姐比我大二十八岁,九年前走了;大哥大我二十六岁。我记事起,大姐早已出嫁,大哥也分了家。真正在一口锅里搅了十几年稀稠的,只有年龄相近的几位。七八岁那年腊月,大姐带外甥回娘家。母亲叫我上前喊人,我躲在门框后头,望着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脸,嘴唇粘在一起似的,怎么也张不开。大姐蹲下来伸手拉我,我往后退了半步。母亲叹口气,只说孩子认生。

哪里是认生!只是长久不见,血缘自带的那份亲昵,还没被日常烟火灼热,就被岁月晾凉了。那年月,大姐在我心里是个“来客”,走的时候我甚至偷偷松了口气。

如今大姐不在了,回想起那半步退却,竟成了心头一根细刺。倘若知道后来的离别那么

长,当年无论如何,我也该跑上去抱住她。

正是有过这样的少年经历,我对亲情的冷暖,比旁人敏感些。这些年越来越明白一件事:亲情慢慢疏远,不是谁薄情,是时代推着走,谁都回不了头。

老一辈的亲情,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。春耕时节,几户合用一头牛,轮流耕作;秋收时候,亲友聚在一起割稻,主家管一顿饭便是答谢。兄弟姐妹一大家子,一口锅里搅吃食,一同熬苦日子。那时父母在,年节便有了方向,大年初二回娘家,清明结伴上祖坟,中秋围坐分月饼……说不上刻意联络感情,只是活着需要抱团,血缘就是最牢靠的绳子。

我的抽屉里有一本泛黄的日记本,四十年了,纸页脆得一碰就掉渣。上面记着一件事,我一辈子忘不了。

一九八三年秋天,我应征入伍。离家前夜,煤油灯一跳一跳地晃,哥哥姐姐围坐在堂屋。二姐从手帕里一层层拆开皱巴巴的票子,塞到我掌心:“到部队别委屈自个儿,该吃就吃。”三哥把攒了半年的零钱全倒出来,五块、两块、一块,薄薄一小叠。我推着不收。大哥拍了拍我肩膀:“出门在外,身上不能没钱。”

那一晚,你十元我二十元,凑了七十五块。那年月,一斤猪肉七毛六,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四十块。到部队熄灯后,我打着手电筒,一笔一笔记在本子上:二十元十元,二姐十二元,三姐二十元,三哥二十元……每一笔钱,我都在心里刻了两个字:恩情。

后来报考军校、每次探亲,哥哥们仍是一样地给。一九八六年考武警西安技术学院,三哥给了二十;同年探亲,三哥又给三十,二哥二姐三姐四姐各给十块,母亲塞了三十块。一九八八年探亲,父亲给六十,母亲给二十,三哥三姐各二十,大姐和四姐送来三十只蛋鸡,未婚妻也拿来六十只鸭蛋。

钱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,蛋是攒了半个月舍不得吃的。一笔一笔记在纸上,也刻在命里。

这种感受不只发生在我的家庭,放眼很多同年代的大家庭,都

能看到相似的变化。

如今城市化几十年,年轻人散落天南海北,一家子凑齐都难。有的在外闯荡,开口是融资、项目;留守的亲人,心里装的是雨水和庄稼。两种人生围坐在一张桌上,隔着一堵看不见的墙。难得团聚,聊不了几句便冷场。久而久之,大家心照不宣,与其勉强客套,不如少见面。不是不想念,是找不到共同的话。

更深一层的,是整个社会运行逻辑变了。

从前的亲情,本质上是风险共担。缺粮找兄弟周转,生病靠姐妹凑钱,建房全家一起上。脱离家族这张网,普通农户扛不住风雨。如今有社保、医保、信贷,遇到难处可以自己扛,也可以花钱买服务,不必再低声下气求亲戚。

生活条件慢慢拉开差距,人与人之间便多了一层微妙的顾虑。条件好些的怕被求助,普通人家又担心被看轻。春节聚会,话题从“身体可好”慢慢滑向“房子几套、车子什么牌子”。缺少了互相依赖的必要,纯粹的血缘便显得单薄。

有人感叹人心不古,我倒觉得亲情变淡,是社会进步的必然代价。旧日抱团取暖,底色是物质匮乏下的无奈;今日追求个体独立,何尝不是一种解脱。小家庭取代大家族,少了热闹与依靠,却给了每个人更多自由。就像孩子终要离家,我们终究无法永远待在童年那间老屋里。

认清了这个,剩下的就是:安放。

真正珍贵的亲情,不在朝夕相守。岁月冲刷之后,褪去喧嚣热烈,心底仍留一份惦念,便已足够。

隔些日子通通电话,听见大哥说血压稳了,知晓二姐腰没那么疼了,得知三姐家一切都好,心里便踏实。逢年过节见上一面,看到彼此还硬朗,就是岁月给的馈赠。

父母是大家族的梁柱。梁柱倾了,不必强求老屋如旧。只要血脉相连的人,各自安好。这大概就是亲情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模样了。

不会炸熟的蚕豆会“啪啪”裂开肚皮蹦出来。常有遗漏的蚕豆忘了翻面,冒着黑烟发出焦糊的味道,小伙伴们便手忙脚乱地挑出焦豆子。虽然我们炸豆子水平不高、老是烧焦,个个小嘴吃得黢黑,但那焦香的烟火气里留下了我们的笑语欢声。过了几年我们进城上学了,再也没用过铜炉子煨脚和炸蚕豆。母亲将铜炉子擦干净,收了起来。

在我出嫁的前几天,母亲拿出焦褐色的铜炉子,用砂纸一遍又一遍细细打磨,铜皮子慢慢地光亮如新,呈现出黄灿灿的本色。出嫁那天,我刚坐上车,母亲手捧红布包裹的铜炉子放到我的脚下,在我耳边轻声地说:“你们以后的日子一定会红红火火,甜甜蜜蜜。”那份疼爱与不舍顿时化作一股暖流,温暖了我的全身。我鼻子直发酸,含着眼泪点点头。

几十年过去了,这只带着烟火气的旧物已是铜锈斑斑,但它是母亲在呵气成霜的冬日里给予我的温暖,承载着母亲对我未来幸福生活的希望。我要把它珍藏好,传承下去。

我的农民老爸

□ 朱小慢

人们总说,父爱如山。我以为,老爸的爱如同田垄间朴实厚重的泥土,沉默无言,却把所有的养分都悄悄给了我,滋养着我一路长大,走向更远的天地。

高考那年,因为心理素质差,考完我就陷入深深的焦虑和自我怀疑,整日闷闷不乐。骄阳如火,盛夏的稻田里,我弯腰跟着大人插秧,汗水混着眼泪往下掉,滴进泥水里,心里又慌又苦。老爸看在眼里,疼在心上。他停下手里的活,走到我身边,语气坚定又温柔:“就算最后上个中专,这辈子也不能让你干农活。田里这份苦,不能让你吃。”

“高中毕业咱怎么也是大专,哪能考不好就去中专呢?”一旁的老妈放下秧苗,笑着纠正他。后来成绩公布,我顺利考上了大学。虽不是什么名牌大学,可父亲依然以此为荣,在他心里,女儿能跳出农门,便是最值得骄傲的事。

大学四年,每个暑假开学前,老爸总会往我的建行卡里存上一万块钱。二十年前,对我们这样靠种田谋生的普通农家来说,这无疑是笔沉甸甸的巨款,是父母面朝黄土背朝天,在田里挥洒无数汗水的辛劳所得。可老爸每次都只是轻描淡写一句:“穷家富路,在外莫亏待自己。”

也正是这句话,给了我一整年的踏实与安稳。读书那些年,我从没有为生活费四处奔波做兼职,从没体会过囊中羞涩的窘迫,更没有经历过月底捉襟见肘、只能“吃土”度日的难堪。父亲知道我不乱花钱,便把能给的周全,全都实实在在塞到我手里。

大四那年寒假,因我无意间的一句“毕业论文要用电脑”,老爸第二天就带我进城,那天我抱回了人生中第一台笔记本电脑——九千多元的“索尼”。老爸不懂什么配置、什么系统,只听人说这个牌子好,便毫不犹豫买下,连一句心疼的话都没说。我不会打游戏,又不是工科生,当时根本用不着那么好的配置,可在他眼里,给女儿的从来都要最好的。

老爸这辈子没什么别的爱好,唯独偏爱摆弄乐器。吹拉之间,藏着他大半辈子的闲情与温柔。家里那把国光口琴,是四十多年前他花七块多钱买的。我知道,在那个几分钱就能买块糖、几毛钱就能凑齐一顿小菜的年代,七块钱算得上一笔不小的开销。他总笑着回忆,当时做学徒,一天工钱一块二,自己在供销社柜台前犹豫了好久,最后牙一咬、心一横,把这只小巧的乐器买回家。小时候,农闲的午后或是傍晚,院子里总飘着熟悉的旋律:《星星点灯》《甜蜜蜜》《粉红的回忆》《新鸳鸯蝴蝶

梦》……没有复杂技巧,却满是烟火气,听得人心安。

陪伴老爸更久的,是那把旧二胡。夏日夜晚,忙完一天琐事,他就坐在灯下,将二胡稳稳架在腿上,缓缓拉动琴弓。琴声不华丽、不张扬,轻轻填满家里的每一个角落。《沂蒙山小调》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《九九艳阳天》《送别》……熟悉的调子一响起,整个院子都安静下来,连晚风都跟着慢了。他最爱《小白杨》,曲调昂扬,透着一股子坚韧劲儿,像极了老爸踏实肯干、从不叫苦的模样;偶尔拉起《十五的月亮》,旋律温婉绵长,在乡村静谧的夜色里悠悠回荡,伴着天边月色,温柔了一整个家。如今那把二胡早已旧渍斑斑,琴杆被手掌磨得发亮,琴筒边缘磨出深浅不一的痕迹,上面的鳞片早已褪去了当年的紧致光泽,表层暗沉发旧,老旧琴弦松垮疲软,再也绷不出清亮醇厚的音色,岁月终究悄悄耗旧了他心爱的老乐器。

前些天我悄悄给老爸选了一把虎丘牌黑檀二胡,瞒着他下单寄了回去。哪知倔老头儿直接拒收:“这么贵重的琴,不是我买的,不能要。”快递员跟他反复解释,单子上写的是他的名字、留的是他的号码,地址也没错,可他硬是不肯收。一直等到我打回电话再三解释,他才勉强松口收下,还忍不住念叨:“越大长越不会过日子,乱花钱买这些做什么。”嘴上抱怨着,却是满心欢喜。新琴拆开的当晚,老爸就擦拭干净、调好琴弦,坐在房间认认真真抓起了《小白杨》。后来老妈偷偷拍了视频发给我,镜头里的老爸身姿端正,拉琴时眉眼舒展,满是藏不住的欢喜。

大家庭的几个孩子中我个子最小,长相最普通,性格也最内向,不善言辞。老爸比谁都清楚我的自卑与柔弱,知道我不善交际、不懂争抢,便顶着村里“小丫头认俩字,不做睁眼瞎就好”的偏见,一路供我读了小城里最好的初、高中。老爸不多言,但我懂他所有的期许,懂他是想让我靠知识站稳脚跟,不用像他一样,一辈子与田埂为伴,靠力气讨生活。

老爸用一把七块钱的口琴,给自己平凡日子添了乐趣;用每年一万块的生活费,给我撑起了不必慌张的青春;用一台近万元的索尼笔记本,助我顺利完成毕业论文;更用一句“不让你干农活”的承诺,把我从田埂上,轻轻托向了更宽广的世界。

老爸不知道,如今我多想用这一把新琴,换回他年轻时的意气。我也想让他知道:从前你舍得为我倾其所有,现在换我,也想把最好的都给你。

庄邻老刘

□ 温元祥

半个月前,我在老家听说老刘得了重病,两个外甥已把他从医院接回家。我去老刘家探望,看到他躺在床上,身体消瘦,我的心里有些难受。他对真实的病情并不知道,只说自己患的是腰椎间盘突出,有些疼痛。我对他说,老刘,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,等你病好了,陪你看纸牌。他笑起来了,还谈了他看牌的经验。

仅仅过了十多天,就听到老刘去世的消息。9月2日,我回到老家,在村头商店买好纸烛,来到老刘家。只见屋外摆放着花篮花圈,鼓乐队哀乐声声。老刘的两个外甥,叩头烧纸,接待庄邻悼唁。

叩拜后,邻居告诉我,我们组老庄上一共36户村民,都来参加悼唁活动。组集体从虾塘上交的收入中,拿出一万元,为老刘操办丧事。老刘走得并不孤独,他的人生归途被温柔以待。

我的衣柜深处,藏着一只铜炉子,红布裹身,贴着大红“囍”字,那是三十年前母亲予我的暖心陪嫁。

小时候,大冬天看见邻居小英子带着弟弟妹妹在太阳下围着铜炉子煨手、炸豆子,我羡慕极了,回家拽着母亲的衣角闹着也要一只铜炉子。母亲被缠得没办法便随口答应了,说下次有铜匠船来就买。

到了第二年的冬天,这天刚吃过午饭就听见有人吆喝:“卖铜铲、铜勺、铜盆、铜炉子啰……”接着就是铲勺瓢盆“咣哪,咣哪……”的碰撞声。这些声响是从河面上滑过来的,原来是铜匠的船来了。母亲毫不犹豫地拉着我的手,来到了小船停靠的码头边。码头上已围满了人,有看的、有买的,还有拿旧铜来换新的。船头的木架上挂满了长短、形状不一的铜铲、铜勺、大小不同的铜盆、铜锅、铜炉子……

母亲蹲在船头,一只一只地拎起炉子掂了又掂,又用指甲敲敲盖子侧耳听响声,最后选中一只盖子上孔洞大一点的炉子,母亲说大的洞出烟快,不容易闷

暖心的陪嫁

□ 周宏萍

熄。这是一只纯手工打造的扁鼓形黄铜炉子,炉身光滑圆润,炉盖上的镂空洞眼排列整齐,像是一个大莲蓬,拎在手上,敦实厚重。经过一番讨价还价,最终以一口袋稻谷换了这只铜炉子。

冬天一大早母亲就打开炉盖,先在炉底铺上一层稻壳,又从锅膛里铲上几铲带火星的草木灰铺在稻壳上压了又压,最后在草木灰上又铺一层厚厚的稻壳,盖上炉盖。稻壳在草木灰的引燃下慢慢燃烧,产生热量,从炉盖的孔洞中散出。母亲将我和弟弟的棉鞋放在炉盖上煨热、等我们起床,潮湿的鞋底冒着袅袅的热气。

更难忘的是几个小伙伴围着铜炉子炸蚕豆。为了加大火力,母亲用竹片围着炉子一圈将里面的稻壳灰拨了又拨。我们将蚕豆浅浅地埋在稻壳下面,过几分钟用树枝做的筷子将蚕豆翻个面,